



徐志摩选集

徐志摩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Literature Press



民国首版文学经典

徐志摩选集

徐志摩 著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徐志摩选集 / 徐志摩编著.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5

(民国首版文学经典丛书)

ISBN 978-7-5439-6182-1

I . ① 徐 … II . ① 徐 … III . ① 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 ①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0386 号

责任编辑：张 树 于玲玲

封面设计：周 婧

徐志摩选集

徐志摩 著

出版发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20004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7.625

版 次：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39-6182-1

定 价：45.00 元

<http://www.sstlp.com>

出版說明

民國時期雖只有短短三十幾年，却在中國歷史上擁有極重要的地位。隨着地理封閉格局的打破，社會制度的轉型，思想束縛的解放，社會的文化和學術也開始了古今中西新舊融合創新的歷史過程，迎來一個百家爭勝、異彩紛呈的局面，直接表現便是名家輩出、佳作迭現，且其視野之開闊、學識之淵博、影響之深遠，為前代所不及，亦為後人所難達。

有鑑于此，我們從民國時期的經典著作中精選一批，以“民國首版經典叢書”之名將其影印出版。第一輯共收羅了三十四種著作，合三十冊，分為“學術”和“文學”兩部分。其中，“民國首版學術經典”包括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舒新城編《近代中國留學史》、王孝通《中國商業史》、胡樸安《中國文字學史》、李長傅《中國殖民史》、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呂思勉《歷史研究法》與《中國文字變遷考》（合一冊）、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與劉師培《論文雜記》（合一冊）、呂思勉《理學綱要》、呂思勉《白話本國史》、柳亞子等編《蘇曼殊年譜及其他》、顧頡剛編著《妙峰山》等。

這些出自名家之手的著作，或為開一代風氣的創新之作，如舒新城的《近代中國留學史》，是近代第一部研究留學問題的專著，奠定了留學史研究的根基，也是研究有關中國留學歷史的必讀書目之一；如呂思勉的《白話本國史》，既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中國通史；或為總結先賢、啓發後來的集大成之作，如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這是一部闡述清代學術思潮源頭及其流變的經典著作，也是梁啟超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將清代學術從時代思潮的角度劃分為四個時期，并對每個時期作了簡要而中肯的評介，精辟分析了各個時期及其代表人物的成就與不足，一經問世即受到讀者歡迎，并成為一代又一代青年學子的

入門必讀書；再如胡適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從古文的末路、古文學的新變、白話小說的發達及缺點、文學革命這幾個方面再現這五十年的文學，在傳承舊學的同時更開新路，為文學變革鋪墊、利導。

“民國首版文學經典”則包括黎錦暉編《留歐外史（第一集上編）》、朱湘《石門集》、邱東平《火灾》、王實味《休息》與歐陽山等《給予者》（合一冊）、徐志摩《徐志摩選集》、邱東平《第七連》、蕭紅《生死場》、張資平《紅霧》、張資平《飛絮》、陳夢家編《新月詩選》、徐志摩《雲游》與《志摩的詩》（合一冊）、弘一大師紀念會編《弘一大師永懷錄》、葉靈鳳《紅的天使》、朱自清等《我們的六月》、《魯迅傑作選》、郁達夫《迷羊》、胡適《胡適留學日記》、葉靈鳳《未完的懺悔錄》等。

文學為人民群衆喜聞樂見之事，其影響既遠且廣。叢書中所收，不乏當時的“暢銷書”，如蕭紅的《生死場》，甫一出版便轟動當時文壇；如張資平創作的言情小說《紅霧》、《飛絮》等，一版再版，暢銷多年；同時還有不少品種是現今流傳較少，甚至是建國後第一次影印出版的，如弘一大師紀念會所編《弘一大師永懷錄》，該書于大師圓寂一周年時出版，當時僅印發一千冊；如黎錦暉編《留歐外史（第一輯上編）》，一九二八年首版發行，建國後一直沒有再版，已很難找到。

綜上，“民國首版經典叢書”內容包羅萬象，涵蓋詩歌、小說、散文、紀實文學、史學研究、理學、文學研究等方方面面，所選皆出自名家、大家之手，或為各學科奠基之作，或為集大成之經典，或為震動當時、影響深遠的傳誦之作，其中不乏流傳很少、極難覓尋的孤本，我們苦心孤詣，找尋到這些經典著作的初版本，原版影印，精裝制作，以饗讀者。

編 者

二零一四年二月

現代創作文庫

徐志摩選集

上海萬象書屋印行

庫文作創代現

•輯六第•

集選摩志徐

徐沉湘
葉忘憂
編選

現代創作文庫序

有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自從「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創作雖已奠定了它的基礎，但它的讀者至今還被限制在所謂小智識份子羣衆裏。一般遺老遺少固然不屑看它，一般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等等却也「不能」看到它。

這一個事實遂使新文學創作物的發行可憐到平均每種印不過三千；而封神榜、三國志却印行不衰，江湖奇俠傳、啼笑姻緣也都賣到若干萬部！——我們大多數讀者就沉醉在這裏面！

把文學送到整個大眾的腦子里去，這是大眾文學的整個問題。把已經讀封神、三國，以及「奇俠」、「姻緣」之類的讀者奪取過來，這問題的一半固然還在文學的內容與形式上，而那一半却未始不是出版上的問題了。前邊說一般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等等之「不能」看到新文學的創作者，也就有一半是他們根本接受它不到手。

舉例說：一個內地小城市的店員，可以在賣百家姓的書店里買到趙五娘琵琶記，也許可以買到江湖奇俠傳。但買不到呐喊彷徨。——即使書店放出一本來罷，但一見那看不慣的封面裝訂，也就駁住了，不知是一部什麼天書。——再一個「即使」罷，即使他想買了，一看定價六角一元一元半嚇琵琶記賣八個子兒一本，這買不起！

所以，一本書的推銷方法，印刷外形，定價高低對於發行上都有那麼大的影響。站在文學的社會作用上說，忽視這個問題，是不應該的。——一般遺老遺少不管它，那些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中的讀者不該奪取過來麼？

說到這裡，我頗贊成一折書籍的印行方法了。我們不管發行者主觀上的作用如何，但它的結果是：第一，推銷的市場擴大而且深入；第二，印刷形式比較接近大眾；第三，價格降低到適合一般購買力。因此之故，有若干翻版的一折書的銷路會超過了原版。這從街頭巷尾的書摊上可以看出。

也就因此之故，我認為新文學創作物要奪取大部份落後的讀者，用一折書的方法來印行，是目前一個最好的手段。

剛巧，書店里也正有這末樣一個需要，為了實驗這一個理想，便答應下這個文庫的編選工作。

因為是基於這一理想而出發，編選的方法就不得不以這特殊的讀者——我們所應奪取的讀者做對象而稍有不同於一般的方法了。

第一，文庫里二十位作家固然不能包括現代中國整個文壇，但這二十位作家的選定是以他的讀者之多寡來取決的。因為本文庫的最大目的是如上所說在於奪取大多數的讀者。——儘管如此，這二十位作家依然還可以概括了整個中國文壇的。

第二，每一作家的作品並非按其各個創作時代比例選出，而是以其作品對於讀者的利害為標準。此中所選張資平之作品偏重於初期，就是為了初期作品比較地少有毒害。魯迅氏的散文偏於近作，也就是為了更有利於讀者。

第三，針對着這特殊的讀者的鑑賞能力，選稿標準就不同於一般。如魯迅集中不選狂人日記及在酒樓上等篇，而選阿Q正傳及祝福之類。

第四，因為這不是代表作選，故各家所選偏重短篇，而少截取長篇。好讓讀者多看些整篇的東西。第五，每集附有作者的自序或創作經驗之類及編者的題記，這是為了讀者進一步對於該一作家其他作品閱讀上參攷的。

第六，為使讀者明瞭某一作家最近的傾向，故作品目錄的編次是以最近的放在前面，倒編上去。而於各家最近諸作亦儘多採選。

計劃是這末計劃了，但編下來的結果，其缺點可更多了：

第一，書店所給的編選時間，前後只有三個月。收集材料就去了一個月。以後兩個月是每三天一

冊，這樣急就編選，是自己不能安心的。

第二，本想借這機會多選些最最有利於讀者的作品的。但如丁玲氏之某一部份作品，都買不到手。又以同一原因，蔣光慈的集子也就編不出來。

第三，這二十位作家的名單，也不是完全出於編者的意思。

第四，有些作品寫作時代不清，一時又查不明白，編排上就難免有些顛倒。

第五，因為時間急促，選稿不能有長時間的斟酌，連自己的標準有時都難合了。

第六，有許多在再版或其他原因一時買不到的書，未能收齊，致有許多已經選定的作品臨時抽去，更是無可奈何的事。

但因為這不過是個實驗，一切都待諸將來補救了。

編者

一九三六，三，一八。

題記

對於這位「新月派」的最大詩人徐志摩氏，不想多說什麼話。這里附錄了穆木天氏的徐志摩論，足夠讀者認識的了。

此地所選以詩為主。散文，在他「只是詩的一種形式」，故在詩后錄了巴黎鱗爪二篇，自剖六篇。他不是個小說家，但亦常作小說，曾有輪盤一集問世。這里錄了三篇放在最后——因為這是他的副業的原故。

徐志摩，浙江硖石人。留學英國。三年前因為「想飛」之故，乘飛機赴北平，中途飛機觸山，因致身死。

他的著作計：

詩集：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雲遊。

戲曲：散文集：落葉自剖，巴黎鱗爪及秋。
卞崑崙。輪盤。

編者

徐志摩論

穆木天

——他的思想與藝術——

上

雖然他的大部分的作品是「五卅」以後制作的，詩人徐志摩總算是「五四」時代的詩人。他的創作活動，自從「五四」運動開始的，他的作品中反映的，也正是「五四」時代之一部分的知識分子的心理意識。如果說「五四」時代的代表的詩人是郭沫若，王獨清和徐志摩的話，那麼代表初期的狂飈時代的，是小市民的流浪人的浪漫主義者郭沫若，代表末期的頹廢的空氣的是落難公子王獨清，而代表中間期的，則是「新月」詩派的最大的詩人徐志摩了。

雖然沒有郭沫若那樣龐大的野心，到一切的文學的領域去作廣泛的嘗試，雖然他的活動範圍什九止於是詩歌之內——因為他的大部的散文，是詩的一種形式，而他的小說「輪盤」是不成為

小說——可是徐志摩是有著他的偉大的存在的意義 (*raison d'être*)。他不止是「新月派」的盟主，而且，他的全部的詩作，是代表着「新月派」的詩歌之發展過程。在他的「靈魂的冒險」中——在他，「這靈魂的冒險是生命核心裏的意義」（迎上前去）——可以說包容着「新月派」詩歌之一切。雖然在他的多量的詩作中，含有着好些唯美主義印象主義的要素，可是詩人徐志摩不是頹廢的，而是積極的。他是現代中國的一位尼采，他深信着他是一位中國的查拉圖斯脫拉。他要求着像大鵬似地作逍遙的雲遊。對於他所不滿意的現代中國社會，他不抱厭世觀，而更不抱那「童孩性的樂觀主義」。雖然他的人生觀是值得我們分析和批判的，可是他始終「是一個生命的信徒」（迎上前去）。他「是一隻沒有籠頭的野馬」。他的詩歌的創作是他對於社會不調和的表現。換言之，他的詩歌就是他的「靈魂的冒險」的象徵。

詩人徐志摩始終是「一個生命的信徒」。他始終對於他所憎惡的時代挑戰。他的口號 *Everlasting yea, Everlasting yea* 在落葉裏他那樣地呐喊，在末期的散文作品《秋的裏邊》，他也是那樣地呐喊。他認為「人原來是行為的動物」（落葉）他主張用「積極的態度對運命宣戰」。因為「這是精神的勝利，這是偉大」，這是「不可搖的信心，不可動的自信力」的表現。對於社會，他所要求的是「澈底的來過」（青年運動）。在詩篇《嬰兒》裏邊，他說：「我們要盼望一個偉大的事實出現，我們要守候一個馨香的嬰兒出現。」詩人徐志摩信仰着他的理想，一生的努力，就是目標着他那個

「馨香的嬰兒」之創造。

詩人徐志摩對於人生之這種積極的態度，是須要從他的生活環境去說明的。詩人的家庭，是相當地資本主義化的地主家庭，在猛虎集的序文中，詩人徐志摩說：「在廿四歲以前我對於詩的興味遠不如我對於相對論或民約論的興味。我父親送我出洋留學是想要我將來進『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個中國的 Hamilton」想使兒子進金融界之那種企圖，是證明着詩人的父親是相當地都市市民化了。想作中國的哈彌爾敦之那種野心，是足以反映出來詩人的青年時代是有着狂飆般的政治的要求。這種向上的市民的要求，使詩人徐志摩成為「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列寧忌日——談革命）使他接受了西洋的入世的思想。在天目山中筆記裏，他說：「我們承認西洋人生觀洗禮的，容易把做人看得太積極，入世的要求太猛烈，太不肯退讓，把住這個熱虎虎的一個身子一個人放進生活的軌床去，不叫他留存半點汁水回去。」他的那兩個有力量的外國字 everlasting yea 自然是他那種個人主義的表現。然而，詩人雖然到了美洲的大陸，可是他從美國所受的影響，並不見得怎麼顯著。詩人自從士大夫的環境轉變到市民的環境的。從他的作品看，詩人身上是充滿着二重的性格。我們也或者可以說，如法國的服爾德似地，他是一個貴族的市民。因此，大都市的工業社會的文明與他無有多大的緣分。惠特曼一類的詩人，沒有給與過他多大的影響。而法國的孔德一流的實證主義的哲學，也像是沒有給過他若干的薰陶。他「擺脫了哥倫比亞大博

士衛的引誘，買船票過大西洋，想跟二十世紀的福祿泰爾（福爾德）認真念一點書去，「我所知道的康橋」這也足證明他對於不夜城紐約的都市生活表示着不調和了。他以為「實利主義的重量完全壓倒人的靈性的表現」（論自殺）如印度的泰戈爾老人似地，他否定二十世紀的文明，要回到自然。他感到「文明只是墮落」他詛罵「文明人」（海灘上種花）同美國的風尚不相合，到了康橋，徐志摩接受了吸煙的文化。康橋使詩人作了一個重新的開始。在吸煙與文化裏邊，他說：「我在康橋的日子可真是幸福，深怕這輩子再也得不到那樣甜蜜的機會了。我不敢說康橋給了我多少學問或是教會了我什麼。我不敢說受了康橋的洗禮，一個人就會變氣息脫凡胎。我敢說的只是一就我個人說，我的眼是康橋教我睜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橋給我撥動的，我的自我的意識是康橋給我胚胎的。」在康橋的那種貴族的世界中，他忙着散步划船，騎自轉車，抽煙，閒談，喫五點鐘茶牛油烤餅，看閑書。在那個心欲的國土裏，他建立了他的理想主義的哲學，他的自然崇拜的理想。那種陶養，使他深感到「浪漫的懷鄉病」憧憬到「草深人遠，一流冷淵」的境界。強烈的個人主義的everlasting yea 和浪漫的懷鄉病，因之成為了這位「朝山客」，這位「不羈之馬」的思想的中心。他的藝術的人生觀——「生活是藝術」（話）——在康橋是被胚胎出來了。

貴族的市民出身的詩人徐志摩在康橋同當時的貴族化的英國市民社會融合一起。他深受了英國的世紀末的唯美主義印象主義文學的影響。同時，他更接受了英國的貴族層的浪漫詩人的薰